



孝亲敬老

陪父亲看大海

□周新宏

“父亲说弟弟近期要带他去看大海。”我和妻子结束青岛、威海八日游后，去二姐家看望父亲时，二姐轻声告诉我。

原来父亲心里也装着看海的愿望。父亲今年虚岁八十九，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大海。或许年轻时他曾到射阳、大丰一带的黄海之滨干过挑河工，但那里只有浑浊的泥滩，既没有细软的金沙，也不见碧波万顷，算不上人们向往的大海。

得知父亲的心愿，我们立即着手安排。想到父亲今年身体硬朗行动自如，而明年状况如何谁又说得准？我和弟弟很快敲定行程，还邀上两个姐姐一同陪父亲去日照看海。

清晨，不到六点，我们一行七人（二姐带着小孙子）便驱车从建湖出发。车子驶过苏北灌溉总渠时，父亲望着窗外说：“当年我也来这儿挑过河。”他浑浊的双眼突然有了神采，“这么宽的河道，全凭人工一担一担挑出来的，连台推土机都没有。”粗糙的手指比划着，“每垫高一层土，都要用石碾子来回压实，才能继续往上垒。”“听说总渠北边还有一条更宽的河，足足六里六宽呢！”我猜想，那该是新沂河吧。

上午九点半，万平口海滨风景区已近在眼前。顾不上舟车劳顿，也顾不得烈日当头，我们直奔海滩。望着层层叠叠的海浪拍岸，父亲喃喃重复着：“无风三尺浪，这话真不假……”午间在李家营的民宿小憩后，为避开酷暑，下午游览日照海洋公园。看着父亲和二姐家孙子同样好奇的眼神，我才体会到“老小老小”这个说法的真正含义。

次日拂晓，我独自来到沙滩守候日出。在我寻找拍摄最佳角度时，发现父亲和弟弟不知何时已站到身后。我赶忙让父亲站上一块礁石，为他定格晨光中的剪影。不知他是否遗憾来得太晚，我只觉得鼻尖发酸。想起作家王蒙九旬初访九龙口的题词“九十岁才到九龙口，相见恨晚”，此刻的父亲，是否也在心里默念：“八十九岁，终于见到了大海……”

归途再经苏北灌溉总渠，父亲又提起大伯的往事：“修总渠淮安那会儿，你大伯是工程师。”他顿了顿，“你大伯最孝顺，当年还为你奶奶‘割股疗亲’。”见我追问，父亲说那时自己年纪尚小记不清楚了……

今日再听父亲重提“割股疗亲”四字，心情特别沉重，沉重得有点喘不过气来。



天伦之乐

小暖男

□张永祯

说起“小暖男”，那正是我们家的5岁小外孙。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最近一次他随我们出游。每到一处，他都抢着帮我们拿行李，后来发现箱子太重，就每次都主动背好自己的小包，有时还会踮着脚尖在旁边搭把手，尽管我们总说不用，但他还是很热心。

由于天气炎热，我们白天大多待在宾馆里。遇见几个孩子，起初他们有些陌生，但熟悉后很快玩作一团。其实宾馆里没什么可玩的设施，只有大厅里几张供人休息的宽大沙发。没想到，每天在沙发上爬来爬去就成了他们最钟爱的游戏。小外孙先是把鞋子脱掉，把袜子放在鞋子里，然后把鞋子放到桌子底下，其他几个孩子也跟着一起脱掉，小外孙就把他们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在一起。

看着几个天真的孩子，从这张沙发窜到那张沙发，自嗨自闹，玩得不亦乐乎，我们也被这份纯真感染，赶忙拿出手机为他们拍照。他们也非常配合，马上摆出各种pose。有个孩子可能希望以高难度动作引人注目，不料脚未站稳，反而踉跄了一下，眼疾手快的小外孙赶忙从后面将他紧紧抱住。一阵嬉闹结束之后，其他孩子都离开了，小外孙却主动留下，独自慢慢地将被打乱的靠垫一个个摆放整齐，恢复原状。服务员见状，连连竖起大拇指，夸这个孩子靠谱。

那天，当其他孩子陆续离开宾馆后，只剩小外孙孤零零一人时，看得出他心中难掩失落。在外面找不到玩伴，回到房间他就沉浸于动画片里。由于我的折叠手机屏幕开阔，他尤其偏爱用它观看。担心伤害视力，我们严格限定了观看时长，但他常会央求“再看几集”。我们坚持只允许多看一集，而他向来守信，片尾曲响起便自觉关停。平日相安无事，突发状况却会引爆矛盾。那次小外孙正全神贯注地盯着我的手机屏幕，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因有公务需要接洽，我急着要接听，他却死死攥住手机不肯松手。情急之下，我强行抽走手机，他很无奈，深感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红着眼眶站在一旁啜泣。等我接完电话，又给他打开视频，他竟扭过头拒绝再看，看来他心里真的不爽。后来听说他向外婆告状，不仅给我打了差评，还把以前对我好的印象分也统统扣光，直至清零，在他那里，我已经变得一无是处了。唉，一着不慎，爷孙翻脸。到餐厅吃饭，他不让我捧，更不谈抱了。我们拿了餐坐定以后，他忽然不见了，我们赶忙起身寻找，发现他是给我拿水去了。他知道我吃饭时喜欢喝一杯白开水，每次都会给我拿，今天也不例外，看来工作没有受情绪的影响。看着他那双小手颤巍巍地端着茶杯，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时，暖意便在心间翻涌而出。

旅游回来后，他还是不认我，见面总说“不喜欢”。他妈妈也发现苗头不对，追问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解释当时情急之下别无他法，事后也觉得有欠妥当。外婆说得对，应当采取更委婉的方式，若我不行，可以由她来沟通。如果当时这样做了，效果可能会好很多，但事已发生，所要吸取的教训，就是对孩子不能过于简单粗暴，还是应该因势利导。那次他妈妈鼓励他：“外公是我的爸爸，你要尊重他，快去亲亲外公吧。”但他执拗得死活不肯上前。我说“别勉强孩子了，你们走吧”，话语中既是对自食其果的默认，也是内疚中夹带着自责。于是他妈妈便牵着他转身离开，没走几步，小家伙却突然挣脱，跑了回来，怯生生地停在我面前。我一时茫然，以为他要亲我，赶忙蹲下来，可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才恍然，他只是给我一个拥抱的机会，我赶忙将他抱起来，举得高高的，狠狠地转了几圈。那一刻的暖意由衷开怀，别提有多高兴。

后来他妈妈告诉我们，有次看到快递员送货，他默默递上一瓶矿泉水。快递员连声道谢，他们亦感意外，毕竟无人叫他这样做。外婆也说起，傍晚带他散步时，见快递小哥满头大汗，他竟忿忿不平：“饭不能自己做吗？为什么要让人家送呢？”看来，“小暖男”的称呼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更是家人累积起来的共同认知。

相伴一生

四叔四婶办金婚

□朱明贵

四叔大我“一转”，我们都属牛。虽然是叔侄关系，但我们相处得如朋友似的。一直以来，家里家外的大小事，四叔总是和我商量。这不，我正准备背包下班，四叔的电话来了。

“喂，你熟悉的饭店多，帮我看看哪家有可以容纳十七八个人坐一起的大桌子，若有帮我农历十六晚上订一桌。”

“什么事？”我问。

“不是什么大事。我和你婶结婚50年，家里人聚聚纪念一下。你晓得的，四叔和四婶结婚时你爷爷奶奶只办了一桌，说是要我和四叔一心一意过日子。我知道，那是因为家里穷。金婚嘛，还是一桌，初心不变。嘻嘻。”

四叔这么一说，把我的思绪一下子向前推了50年。

四叔结婚于20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代的经济与生活条件可想而知。爷爷奶奶千方百计凑足六道菜，四叔四婶一对小夫妻理所当然地大面朝南坐了首席，另外就是两个舅舅和两个轿夫，红娘落单，爷爷奶奶拉上我妈妈陪着，一张方桌八个客，家中其他人被爷爷安排烧火端菜，其实就一桌人，也没几道菜，不需要多少人站锅传菜，关键是腰板子不硬的爷爷也摆不起这大收人情的喜宴，直至多少年后爷爷还后悔“四小的婚事办得简单”。

难怪爷爷“自责”。比起如今有些新人婚礼那喜气洋洋的婚庆场面，山盟海誓，四叔四婶的婚事实实在在简约。

四叔和四婶结婚未满月，就和爷爷奶奶分了家。这种情形在子女多、负担重的旧时农家比较普遍。四叔是个很勤劳的人，四婶也是个手不停的人，这样的两个人走进一个门，小家很快就有了起色。小屋不算大，里里外外被四婶打理得干干净净，每次大队生产队检查卫生，四叔家的门楣上总是贴着“最清洁”的红纸牌。

而真正让人羡慕的还是四叔四婶的爱情。过去，农村因为贫穷或一些老农容不下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家庭成员、夫妻之间吵架的情况不稀奇，却不见四叔四婶红过脸高过声闹过别扭。家中有一新一旧两辆自行车，但两口子从不一人一车出行，细心的四叔总是将车胎充足气，用软布毛巾将车车架包成松软坐垫让四婶坐，说是这般将她娶回家的，就得一辈子有新家新人的“坐实感”。直到都七十多岁了，老两口总是出双入对，依偎着如一对鸳鸯。

有好几次同四叔一起逛街，老大不小的四叔说得最多的是每当瞧见一件不错的衣服便说适合四婶穿并让营业员试穿给他看。所以，四叔许多衣服是四叔买的，当然原本苗条的四婶穿上更是秀气，四叔看着镜子前左看右瞧表情美美的四婶，心里也是乐滋滋，自夸眼力好，懂审美。

四叔虽然识字不多，但贤淑、勤劳、朴实、善良。她对四叔、孩子关爱无比，对长辈孝敬无比。

时光见证一切。如今，这样一对松萝共倚，鸢蝶情深的平凡、朴实的夫妻，情投意合，不离不弃的婚姻生活甜如蜜似的一起走过了五十年风雨人生路，令人动容感慨，庄里庄外有口皆碑。

他俩的金婚，我决定由我操办，这不只是亲情加友情，更有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赞赏之心。我决定通知全家人参加四叔金婚庆典，到时，请四叔四婶现场“示范”金婚，好让一家人学习四叔四婶的夫妻相处之道，愿千家万户夫唱妇随，恩爱和谐，携手人生，白头到老。

